

精校
大字
漢魏
雜書
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鉅著

14
3148
13



A4
3148
13

𠂔

𠂔

本
工
中
也
市
附
4
寄
贈

91-0610

列子	風后握奇經	新論	中論	法言	鹽鐵論	孔叢子
傅子	素書	顏氏家訓	中說	申鑒	說苑	新語
子	心書	參同契	風俗通	論衡	淮南鴻烈解	新書
老子道意經評注	孫子	陰符經	人物志	潛夫論		新序

孔叢序

孔叢子世傳漢孔鮒撰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子順之子也秦并六國召鮒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違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為楚王聘鮒為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為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白子高穿子慎慎之言行列為六卷至漢孝武朝大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合為一卷附焉曰孔叢子云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嗚呼是書也果鮒之手筆否耶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宋晁氏謂孔叢子疑即漢志所謂孔甲盤孟者也然考顏監註云甲黃帝史或曰夏帝孔甲疑皆非又史稱田蚡學盤孟書註亦云黃帝史謂鮒著盤孟豈徵信哉朱子云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謂或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故其言東京始行謂為盤孟書則不可知其是孔子則無疑也乃去孔臧所贊而刻之丁丑夏日大梁李燦志

孔叢總目

卷上	嘉言	論書	記義	刑論	記問	雜訓	居衛	巡狩	公儀	抗志
卷下	公孫龍	儒服	對魏王	陳士義	論勢	執節	獨治	問軍禮	答問	
	詰墨									

孔叢卷上

漢 魯人孔鮒著 新建表紹謨校

嘉言第一

夫子適周見長宏言終退長宏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

漢魏叢書

孔叢子



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長宏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眾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眾能立大人之功唯君爾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績組細織紝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眾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夫大衆賓並復獻功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病也令梁丘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眾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良梁子遇虺毒而獲瘳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焉眾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晏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為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無可為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轄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贖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直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肯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而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免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第二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也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而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僇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問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夫曰夫男子三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也故逮三十而謂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曲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勩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論之度 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濶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謫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仁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

發憤慷慨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
變谷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闕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觀其宗廟之與百官之美
乎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
於尊顯之宮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
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時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祭所以祭星也雩祭所以祭水旱也禋於六宗此之謂也 書曰
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
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
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
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世湯之先也微世湯之後也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此謂親
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或作前
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止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
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
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知有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
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歸
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
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孟獻子問書曰欽四鄰何
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

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美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
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
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為是故
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對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
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
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眾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
不謂己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
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
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
亦可乎 魯哀公問書稱變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
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變為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
則政之大本莫尚變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眾官之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
變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從黎舉變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為能和六律均
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變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頌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
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
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

莫魂堂又書

孔叢子

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閔夫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也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無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人無大小一自觀察之猶復夫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居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己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實諸戚而善音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如何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累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孔子使宰子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子以遺孔子焉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子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合不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絲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子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

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子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實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子之實也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顏籬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恥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負取於友非義而何受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攷樂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學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熟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刑論第四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

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後然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墮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况為政者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息大盜也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而禮教先之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非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青乃維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為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歸於義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此罰

無僭亂辭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以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桀一作頑猶傷也夫過則宜宥若率以為小罪亦傷乎義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夫子問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奈祖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忍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任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心誠神通則周其所察聖人難諸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寶犢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使鄒遂為操曰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珎寶莫賜眷然顧之

慘然心悲申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鄒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翔于衛復我舊
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天子而卒不能賞用也故夫子作止陵之歌曰登彼止陵列施其阪
止陵謂王室也阪指諸侯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嗚呼迴慮題彼泰山題顧也泰山謂魯也鬱鬱確其高梁甫迴運柝棘充
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曼延惟以永歎涕遠潏潏梁甫太山之下小者指三桓也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
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
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
一欲何之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眾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麇身而
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
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
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必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
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雜訓第六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孔子字子思子也雜者諸子百家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屬必由砥所以致其刃
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
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觀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以以學則無惑矣 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
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
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君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
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璣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曾人

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馬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氏之受賜
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
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
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
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
曾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向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晏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
後退使者還曾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于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
敬也使而送之賔也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吊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吊不吊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吊也
答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季孫康子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
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
之道然也 曾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二年矣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
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彼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
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彼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願有惠百姓之心則莫
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
諾 縣子問子思曰願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
之王征伐得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憚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
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
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

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可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衛第七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防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此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王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假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繼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眉非假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分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充胛背僕亦聖不以鬚眉美鬚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假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鬚之不茂也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之尊而富貴人眾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做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若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

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仍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說乃各時也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君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書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申祥問曰子張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譽之後也周人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五王迹起焉又曰文正受命斷虞芮之訟代崇邦退大戎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幽民之束修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瓚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猶周召之君為伯也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乞於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申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

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敬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美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巡狩第八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狩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眾連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為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為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生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禘命使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齋車每舍道焉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親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價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者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遣老失賢培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為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注僭上為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於祖禘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人聽朝此古者明王巡狩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于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狩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狩朝會無變且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為人也

公儀第九

魯人有公儀僂者數本皆作僂破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為守節之士也閭邱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彼雖能之義所不為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為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彼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龍欄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為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言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為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想人之譽言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胡毋豹魯人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子思居貧其

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馬或獻樽酒未修子思弗為受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忍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晏也方乏於食而乃飲晏非義也吾豈以為介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思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幾哉

抗志第十

曾申子參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負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負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平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富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為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止獻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眾謀況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諛莫甚焉君闇臣諛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謂衛君曰石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有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馬口順而心而不慚者臨其事者雖有命臣未敢受也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吊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公叔木謂申祥曰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木或作朱春秋作成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下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問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美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己不撞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己而不知賢也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公衛敬先生魯國之上然不以衛之編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後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思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願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耳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字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

漢魏叢書

孔叢子

九

君曰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禁或作忌怨或作懼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以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負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眾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如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入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臯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費子陽魯大夫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智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之齊長知時也唯聖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墓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衛公子文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願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四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文饋馬四乘於子思曰文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士益為賓主之儀焉子思曰假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重

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文已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吾未之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已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哇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設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假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假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救馬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肯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肯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斃子思曰吾不能為古故不能事君 孔叢卷下

公孫龍第十一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之字孔此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柱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主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

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眾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鬪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為必以敢鬪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反而喪其方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子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曰平原君會眾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驟然欲高折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對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觀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也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懼牛元武此類甚眾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

楚人忘方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為喻乃相擊乎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眾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公孫龍又論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為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誑李宣言曾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常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焉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修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修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儒服第十二

子高衣長裾振袂袖方履屨髮也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充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子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眾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宣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文願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比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

耶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於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子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楹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益其勸屬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衛君問軍旅馬拒而不告問不已攝駕而去也撮取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觀乎古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 子高適衛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為壇祈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眾於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計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 陳冠魏人性多穢嘗每得酒食必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能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冠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隱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雞豈有異乎陳冠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

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父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維帝難之穿何慚焉且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棄於今燕以詐破父是以不能於詐也臣之稱父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詐也又雖敗臣固不失其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黜司馬父

對魏王第十三

魏王問人主所以為患魏安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嬖倖者言用則知士以疎自疑自疑上之嬖臣以遇微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馬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操和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其實則能之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感不逮也 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眾人之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君則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眾之所譽政之所是也眾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以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憂哀樂何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往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眾大國為難而行酷刑以上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比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

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怒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為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于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病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馬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吾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而貌惡齊國上下莫不宗也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訥然其相晉國晉國以甯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始乃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陳王義第十四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為相孔武後名祇字子高之子也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又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承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西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及此君辱賜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命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在知久王末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緣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封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眾官群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為治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

也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鏃之劍火流之布其劍長八尺咫鍊鋼赤劍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焉王曰火流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流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長生不死則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妾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妾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耳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為孤塋問鄰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闕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為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無知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為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疆之也可乎答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我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糜於衣食矣殆可舉種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枚產魏問子順曰臣置於財聞倚頓

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知之荷頓魯之第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問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荷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貴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荷氏故曰荷頓且夫為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荷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答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似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負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死者也 東里問人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順不下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已東閭子疏達亮直大丈夫也求為先生役而先生無意接之斯去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我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閭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內懷容媚諂媚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官鬚眉實美於人聖人論士不以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即所謂愚人而謂人為愚者也持其虛狀以不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文之有 宮他魏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賤門庶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富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不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宮他曰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邱成子者也昔邱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賜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賜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賜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間甯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及命於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

邱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庶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侯 子順相魏改弊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魏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魯表而弗投之無戾弗之魯表後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謗曰衣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士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論勢第十五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心無所計委國於游說之士游說之士挾強秦以為資賣其國以收利又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祇為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道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五國西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臯子順謂市子曰此師楚為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集又失師於市止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止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又且不義君之為矣王可不十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出令使五國勿攻市止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止以此

十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趙聞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為趙王曰趙悼襄王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此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自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捷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韓宣惠王乃昭釐侯之子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倖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隣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肯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眾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樂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宇母相哺煦煦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爨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剋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苦何異焉以臣愚計負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獲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二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負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嘆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王遣使入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為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大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患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入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 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答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天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景閔王為太子時嘗質於秦此王能使不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患除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毐乎與呂氏乎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為嫪毐功卑身尊秦以國嫪毐王是以國贊嫪毐也則嫪毐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為天下之主矣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按此策甚疎必非子順語

執節第十六

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為臣而放其君而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為名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子象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子子不狎於不順王始即桐廬于先生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廬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為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一作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長

目而承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
 諛得罪 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白何去之速也
 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國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
 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尹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
 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乎 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
 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 禮忌日之樂而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王與之梁之無辭所以
 已未有無飲者 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不飲有敬則輕矣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
 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
 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馬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虞卿者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
 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
 無經乎齊問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為名馬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
 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絲
 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
 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馬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
 此殆非吉祥矣昔魏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 申叔問
 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馬唯韓盧宋鸚獨否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鸚白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無忌死韓
 君將親吊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隣國君吊君主之令者不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
 韓韓君乃止 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為衰世之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

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貴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
 裁之 申叔問子順曰禮為人臣二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
 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
 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
 答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為非禮也晏子既陳屢廢而踊貴於其君其君為之省刑然以及叔向叔
 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答以其事也 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以
 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
 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為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
 之穀妖恠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趙王問相於平原君曰平原君曰鄉文可趙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
 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文與之游稱曰好義王且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答
 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
 遂禮之固以老辭 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
 不替天下諸侯咸尊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敵
 矣答曰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
 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
 必然

獨治第十七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生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

者也今先生沒泊世務修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謂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以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于修武以助之取吾修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蓋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為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為答曰為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至無患矣 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秦滅魏求耳餘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為時變其父相魏以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諸侯世有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爾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為太師諮度焉 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既立為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眾兵待之長揖不拜無如其禮其妻之父怒曰估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王心慚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子雖丈夫哉然塞於禮義以啓於姻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子魚曰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以對乎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眾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庶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修明其事必遵奉焉對曰昔唐堯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百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耶對曰先生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別醜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為之免屬遠則吊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生之言履義博哉寡人雖周敢不盡心

問軍禮第十八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答曰天子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於朝簡練傑俊任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執北而誓之誓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於郊社稷宗廟既盈則獻光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含奠於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於上帝柴於郊以出以齋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祖彌謂之主命亦載齋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王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曰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於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於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禱於所征之地柴於上帝祭社奠祖以告乞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禱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於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於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偏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於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於祖禩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奠歛主埋之於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於帝學以訊讖告大季於群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末勳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亡其國即戎師陣則忘其家故天子命將出征親潔齋盛服設奠

於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亦弗御也然後告太社冢宰執壺宜於社之右南面投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禍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於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祖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介曾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君敗則驛騎赴告於戴素鞬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於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師曰古之禮固為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

答問第十九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反夫弗犯吐言而辨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子每探其意而較其事持久歷遠過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之為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為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為名是資藝之設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鑿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略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天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韓趙魏伐鄭過東垣而還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祚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已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濛大道而不悟信証說以疑聖殆非

所望也武臣又手跪謝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得為賢所推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答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為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定不携抑久長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別有三恪其事云何答曰封夏殷之後以為二代紹虞帝嗣備為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答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王曰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自舉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 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顧博士曰始予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為何如答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聽諛而書又載驪姬夜法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况國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謂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子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妹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捨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 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以誅秦秦使將章邯拒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肅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慮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我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眾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集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懦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答曰流俗之事臣所不忍也今王命

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蹇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答焉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志因投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其凶也窺而見之趨而救之妻愈顛忿莫肯舍旃或發其震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患之也王曰譬類誠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耶然進兵擊陳王師大敗博士凡仕六旬老子陳將沒戒其弟子曰曾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今圖歸必事焉

右孔叢子上下二卷世傳為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所撰文獻通考本作七卷晁氏陳氏又牽合孔甲盤孟書孔臧連叢子紛紛辨詰已略見前李燦序可不具錄惟記問篇氏子思與孔子問答明孔子在時子思年已長矣高氏子略乃據孔子世家言子思年上六十二固常為穆公師孔子歿於哀公十六年距穆公立時七十年矣當時子思未生安得有是問答而竟不顧上文已言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歿直謂說也至雜訓篇所載孟子尚幼請見子思子思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子上以孟孺子無介而見為疑子思告以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設命子路贈以求帛故事此又當辨按左傳孔子見郊子在昭公十七年孔子時年二十八伯魚尚幼子思安得遂從夫子於郊耶而高氏指摘乃不及此亦見其疎也朱子謂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其文氣軟弱全不似西漢文字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語何故略不見賈誼董仲舒稱述是固可疑要其歷叙聖裔言行事跡不可誣也隋經籍志以家語孔叢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附論語後今故以冠諸子云汝上王謨識

詰墨 漢魯人孔鮒著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眾矣俱以為賢人今問子而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聖賢之行也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十五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為白公史云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入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然誇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至齊見過公公悅之封之於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宗喪遂哀感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為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為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經帶杖管非食粥居於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為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樹鵠夷子皮於田常之門 詰之曰夫樹人為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即田常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 詰之曰若以季孫為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雖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刺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糞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為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惶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胎以中牟叛漆雕開形殘 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為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胎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為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為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子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恃可也否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

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之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眾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凡之弟弟也其父尚為孔子門人且以為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為引而同乎已通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

曹明問子魚曰子魚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理雖百墨無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子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勸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回冉雍待今君之朝廷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眾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矣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可疑今則決矣不疑

新語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為藝文志又即歆所奏七畧中序六藝為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歎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暫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數而明可指也然遷尚豪俠喜縱橫而稱其固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為優於鄴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為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己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若其兩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為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椎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賣友採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崇儉尚靜等語似亦有啟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於今不訛且雄偉羸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為真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於今無訛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既久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辨鑿未精以偽為真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是書見眎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履樸守謙而敏於政

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陽以己未進士來己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宏治壬戌歲日長至華亭錢福序

新語目錄

卷上	道基	術事	輔政	無為	辨惑	慎微
卷下	資執	至德	懷慮	本行	明誠	思務

新語總評

王充玩子雲之篇樂于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歎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為哉誠見其美懼氣發於內也又云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感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都穆云文章與時高下質而不俚必曰先秦兩漢若陸賈新語殆其一也

新語卷上

漢楚人陸賈著 新詮周世焯校

道基第一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羣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溫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位之以眾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禳祥動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滄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羣生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蛸飛蠕動之

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為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書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為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輶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臯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弱不凌弱眾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字一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字一修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弃本趨末技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如雕文刻鏤傳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驢騾駘馬犀象瑋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澀而不溜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淨沉莫之効力為用盡情為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疎遠悅修之於閭門之內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功美垂於萬代太公自布衣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

伯仗威任力兼三晉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德而行席仁而坐杖義而疆虛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克暴除殃將氣養物明設光耳聽八極目觀四方忠進讓退直立邪亡道行姦止不得兩張本理杜漸消萌夫謀事不竝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德威者感廣力威者驕眾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曾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平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羣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叙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列以義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為固仗義而疆調氣養性仁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寢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術事第二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於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於已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覩其兆莫知其情校修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真偽既字一其意而不見其人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者為重以今之作者為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眾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球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蘄崑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致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驎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德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樸者待工道為智者設馬為御者良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樂不必出魯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匹夫行之於田治末者調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貪顯更之地而變起於蕭牆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忘詩云式訛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二國治此之謂也

輔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聖以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禹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讓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為厥速遲重者為常存尚勇者為悔近温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眾商賈巧為販賣之利

而屈為貞良邪臣好為詐偽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焚焚之色故錚錚之聲絕恬美之味踈嗑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以小治大亂度千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知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一不為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千聖王者誅過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僇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耻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護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護人罔極交亂四國眾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為第四

夫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故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漢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也有乃無為也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一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二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皇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做之設房閭備廩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

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一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第五

夫舉事者或為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其剛柔之勢為作縱橫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之義者昔袁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遂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為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為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眾夫邪曲之相銜枉撓之相錯一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當背眾多而辭語諧合夫眾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羣邪所抑以直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眾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為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羣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自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眾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况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羣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眾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自安况凡人乎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兩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噪而

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陞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
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為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遂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
旃侮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歎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於是
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足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隣缺一振動人懷嚮魯之意強國驕君
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缺一而折中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眾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
明外惑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疆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第六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修於閭門之內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
修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為天子之佐冠
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
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顏回一簞食一瓢
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是已若當時定公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
喪丘山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霧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觀其光
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紕繆之結然後
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眾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丘陵之
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用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
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正其時夫禮以行之遜以出之蓋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
為也若欲移江河動大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在己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寬服事取勞此天

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父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謂難也君子不以其難為之也故不知以為善
也絕氣力尚德也夫且不能別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故設道者易見曉所以通凡人
之心而達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
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付
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棄二親捐骨肉絕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
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眾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卒
三千征敵破眾以報夫讐討逆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匹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
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
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獲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
而無隣寥廓而獨寤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
則合道德採微善絕纖惡修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為道布之則為
文詩在心為志出口為辭矯以維僻砥礪鈍才雕琢文邪抑定狐疑道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
綿綿漠漠以道制之察之無兆道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
與道缺一藏之於身優游待時故道無廢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
之矣

新語卷下

資執第七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梗稱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為太

漢魏叢書

京言

山泉木之宗什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
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虫蠃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韌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
上為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問絕以關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坑之隄仆於鬼崔之山
頽於宵冥之溪樹蒙龍蔓延而無間石崔嵬斬若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檐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
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僵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
巢窟結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鑄
小者治錫飾以丹漆教以明光上備大牢春秋禮序應以文采立禮於莊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抑之
則沉興之而近之者鼻芳故事閑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處地梗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
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棄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犂犂報之去或懷不羈
之才身有堯舜臯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缺二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
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補助者強飾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
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當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
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
事求達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為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
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鮑工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世
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急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為之者情
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
聽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於野忠賢之士棄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

至德第八

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夫欲建國疆威辟地服遠者心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勞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
命苞山澤之饒主士眾之刀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僂道者眾歸之恃
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
親近而致疎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眾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
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更亭落若無民間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
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
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
有差強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承雁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宣時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
昔晉厲齊莊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眾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轅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隣國之讎言結於外臣下
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
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歎而傷之是二君皆強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
師也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魚薪菜之饒刻楸丹楹眩曜靡麗收十
二之稅不足以供回邪之欲饒不用之好以缺一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饑於食乃遣
臧孫辰請缺二於齊倉廩空匱外人知之於是為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般殺而魯缺三公子牙慶父之屬
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
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故為威不強還自立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故春秋穀

新語

六

缺二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缺一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
 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缺一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眾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
 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橫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
 橫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為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
 也故管仲相桓公誦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敵斜之慮正其國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
 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
 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故天下以大成數人一以缺一成倫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
 尚道德懷奇伎缺四陰陽合物怙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死於棄缺三魯莊公據中土之
 地承聖人之後不修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
 為境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缺一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
缺二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眾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視
 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缺二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謂而不
 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可缺一既而不可大用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是以制事者
 不可缺一設道者不可通目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
 心惑二路者行窮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逸為下不傷執一統物雖寡必眾心佚情散雖高必風氣泄生疾壽
 命不長顛倒無端失道不行故氣感之符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脉乃疆
 乘政圖缺一兩失其中方戰士不耕朝士不商邪不好直圓不亂方違戾相錯撥刻難匡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
 之家必無災殃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本行第十

缺二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黜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段于木徒
 步之士修道行德魏文侯過其閭而軼之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弊褊袍不足以避寒
 德屈厄自處其矣然而夫子當於道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缺一天子下齊庶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閔
 周室之衰微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頓仆歷說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立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
 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深授其化以厚終始追治去事以正來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
 六藝以缺三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強弱不相凌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為萬而不絕功傳而不衰
 詩書禮樂為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缺三威耶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怒之威非氣力
 所能行也聖人秉天威合天氣承天功象天容而不與為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泛舟糟正可以望遠豈貧於財
 哉絕四海之權主九州之眾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為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
 下也故察於財而昏於道者眾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為於義而薄於利敏於事而慎
 於言所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身帶璧玉膺環佩服府藏珍四酌含銀刻鏤可以夸小
 人非所以厚於己而濟於事也高百仞金四簾雕飾所以疲百姓之力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故聖人卑宮室
 而高道德二服而僅仁義不損其行以增其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無事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
 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下御於上則翫好之物棄於下雕刻不納於君則淫仗曲巧絕於民夫釋農桑之
 事入山海採珠璣求瑤琨探沙谷捕翡翠一瑇瑁搏犀象消筋力散布泉以極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豈不謬
 哉未見先道而後利近德而遠色者也

君缺二政可以及遠臣篤於信可以致大何以言之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周公以缺四比德於五帝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安危之効吉凶之缺一一出於身缺二之道成敗之驗一起於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與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缺二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况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於營氣惡氣生於災異蛟虫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應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虫災生於地賢君智則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於缺三變聖人之理恩及昆蟲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缺四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昆虫缺三鷓鴣之遠飛治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鳩鴿來東多慶言鳥獸之類缺三也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况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而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古圖歷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匡衰盛紀物定世後無不可行之致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萬事之類散之於缺二之間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絕國異俗莫不知缺三樂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違而不至惡行著於缺三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缺二微子棄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缺一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縛絕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織履而食不明之效也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恠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缺一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眾而采擇欲謹學問欲缺四欲敦見和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目不淫炫耀之色耳不亂阿缺六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缺六功九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棄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度艾陵之可勝而不悟勾踐將以破凶也故缺二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致萬禍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缺三地張性命之短長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缺二計策不誤上訣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廢興有所據轉移有所守故道缺五事可法也昔舜禹因感而治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缺六而歸於善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則世之便而設其義故聖人不必同道缺六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斯命之象也日缺八八宿並列各有所主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缺一方圓不符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且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缺二陽盛夏不暑降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缺二虹蜺冬見蟄虫夏藏焚或亂宿眾星失行聖人因天變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堯承蚩尤之失而思欽缺三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桀紂不缺一則湯武不仁才惑於眾非者而攻之於缺一亂之於朝廷而匹夫治之於閭門是以接輿老萊所以避世於窮缺五而遠其尊也君子行之於幽間小人厲之於士眾老子曰上德不德缺六虛也夫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賢者之行久而不弊勞而不廢雖未為君缺六已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鄭聲遠佞人缺一道而行之於世雖非堯舜之君則亦堯舜也今之為君者則不然治不法缺一而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為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政則曰今之民不可以缺一為子者不執會閔之賢朝夕不休盡節不倦則曰家人不敦也學者無缺一晝夜不懈循禮而動則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法聖人缺一為善者寡為惡者眾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聞其無人^四治之耳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口士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四之門多道德文武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祥故善者必有所^三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善惡不空出禍福不妄作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

識

右陸賈新語二卷按史記本傳賈為高帝廔述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引劉向七錄云新語二卷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為藝文志而賈書乃有二十三篇似不止此十二篇然自隋唐志及崇文書目相承皆止二卷至王伯厚著玉海言今存於世者道基衍事輔政無為資賢至德懷慮纒七篇則此書至宋未又闕其五篇故文獻通考備錄漢世儒家諸書獨遺新語必其未見全書也而今本錢序乃云篇次至今不訛又謂秦漢之書傳至於今無訛妄如此者亦鮮則又元明以來復集得之者也今讀其書所敷奏蓋不獨稱說詩書發明帝王所以治天下之道而已又多引論語孝經於孔子誅少正卯會夾谷厄陳蔡事以及顏曾諸賢自樂舉而頌揚之漢世儒家者流固未能或之先也夫以暴秦禁學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宜乎舉世瘖啞不知經學而浮丘公伏生之徒各抱遺經以相教授陸生且能以其所學昌言於人主之前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於消息存亡之幾所關非細故也嗚呼是豈得以辨士當之也哉汝上王謨識

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濔濔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形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茲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鬱鬱乎其有據據如江河溢瀆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晦露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母敢忽焉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誦于長沙去今十有餘歲 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積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於予予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為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吏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况用於朝廷之閒生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障隆爾蘇公論其為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於其間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為德星為慶雲下則為朱草為醴泉尤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亘萬古猶一日奈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稷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為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慶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鑿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示安危之幾凡憂民博職官大夫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宇良弼弘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令觀是書可見其所擇而其蘊蓄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

正德九年菊月吉日長沙黃寶序

新書目錄

卷一	過秦上	過秦下	宗首	數盜	藩傷	藩疆	大都	等齊	服疑
益壤									
卷二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卷三	俗激	時變	瑰璋	孽孽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疏危亂	憂民
解縣	威不信								
卷四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卷五	傅職	保傳	連語	輔佐	問孝闕				
卷六	禮	容經	春秋						
卷七	先醒	耳痺	諭城	退讓	君道				
卷八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卷九	大政上	大政下	修政語上	修政語下					
卷十	禮容	胎教雜事	立後義						
新書卷一									
漢	雒陽賈誼著								
過秦上		新城陳希祖校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

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關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仰闕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遂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縱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槽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章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鎮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于殊俗然

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儼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耨棘矜不鈹於鉤戟長鍛也謫戍之眾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

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峭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凌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莫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整整新王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編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斂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寒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得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復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感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如

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以道務在安之而已矣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修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嶮不守關梁不開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眾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并力攻秦秦當此之世賢智并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然困於險阻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父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士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罷以令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擒者其揆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無親危弱無輔二主之感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智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弗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糜沒矣故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縮口而不言是以二主失道而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而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察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

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况莫大諸侯權方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襁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肯仕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齊北之為耶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間所不欲焉黃帝曰日中必變操刀必割今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為已乃墮膏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削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至今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矣心竊踊躍離今春難為已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豈不靡哉可以為良天下而稱特以為此藉也竊為陛下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計焉

數寧

臣竊為事勢可為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願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設者且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對逆首尾橫決國制槍壞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今以數日之間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娛與寧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以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非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足以操亂業

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使為治務知慮苦身體之馳騁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凶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業補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少對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為神可以益壽晏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纏緝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國王為明帝肱股為明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因觀成之廟稱為大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耳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黑白則天下之眾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為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群生神明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為之及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一夫者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獨太息悲憤非特敢忘也雖使禹舜復生而為陛下計無以易此為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牽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為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

藩傷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主數爽其憂凶饑數動彼必將有恠者主焉禍之所離豈可豫知故其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以今之為藩臣矣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鏑錐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眾土地之博足以

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徵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天將何失於實無喪而保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骨肉何以異此

潘疆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疆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國北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執然矣襄公與鄒繆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臣子勿道醜則莫若令如樊鄴終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如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及最先

大都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華與不美賦車各千乘馬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保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合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華與不美或不克不足以威晉若克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為楚國大患者此必四城也靈王勿聽是城陳蔡華與不美實之以兵車克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華與不美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於宇守亥之井為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燹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二指搗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為已悲夫枝拱苟大弛必至心此所以竊為陛下患也病非徒燹也又苦跖蓋古字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燹也又苦跖蓋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躡屣以自帝所在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臈取告以官皇帝之法子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推是則諸侯之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為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太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闈入者為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闈入者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闈入之罪亦俱棄市官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貴死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王次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乃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晝近貌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眾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

黃裳行歸於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此之不行冰瀆無界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服疑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疆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此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幸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為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為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子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固謙貴賤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循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位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眾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里尊已者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以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壞

陛下即不為千歲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也至其相與持之以縱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稟立而服強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僅過墨子之比於面耳豈足以為禁御哉而陛下所持以為藩得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強匈奴為鄰僅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而令子適足以為餌大國豈可為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天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舉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其通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為奉地也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人守郡豈如今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即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一二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可從而都睢陽梁起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卧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為此世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資奸人耳陛下幸少留意省臣昧死以聞臣謹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謹所以為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聖王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為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今陛下將不意之人與之積眾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專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矣願陛下少留意計之

新書卷二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今冠處女勿謂無敵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青有仇讐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少也然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陛下且見之矣豈不苦哉力當能為而不為畜亂宿禍高拱而不憂其紛也宜也甚可謂不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而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苟身常無事畜亂宿禍未在所制也亂謀日長孰

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能制可謂仁乎

五美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迫臨耳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徵倖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為若干國趙楚為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分地盡而正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代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權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實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聞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標杵夫地制不得自黃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撫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為逆者乃幾十發以帝之勢身勞於丘間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縮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愛化而為仇所信反而為寇可不恠也地里早定豈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為逆今吳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高幼倫猥之數也且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者而處骨肉相動又既有微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奈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剗割皆眾理也然室體靜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眾體靜也釋斤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必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審微

善不可謂小而無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君子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燧燿弗滅炎矣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還之曰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為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聞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為少余請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立有琴瑟叔子妾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禮也繁縷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葵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妾辭溫而請曲縣繁縷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也不如多予之邑也子治曹父於是齊人攻曹過曹父始父老請曰魯已孰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獲請令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必子弗聽俄而魯魯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必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

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安子蹠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今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疆喪之不加弱今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冗可入吾豈忍見安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進

階級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陸陸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階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陸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陸九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况乎貴大臣之近於主帝乎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侮辱是以係縛榜笞則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鬣者有罪見君之凡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懲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親群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隸同黥劓則皆傷棄市之法然則堂下不亡陸乎被侮辱者不迫乎廉恥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及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弊弗以首履夫當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當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綫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舉面懸於庭變聲入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卧人問豫讓讓

曰中行衆人畜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故為之國士用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雖若狗彘已而折節效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馮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無耻集胡荀無節廉耻不立則且不自好苟容而可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賊則因而推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率於群下也俱無耻俱苟安則主罷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薑蓋不飾坐穢汚君所姊姨母男女無別者不謂汚穢曰帷薄不脩皆罷職不勝任者不謂罷職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罪矣猶未斥然至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詞則白冠蓬纓盤木加劍造寢室而請其罪耳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蓋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非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掉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憚厲以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節行而邦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然定則為人臣者主爾亡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廓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六尺之孤此屬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新書卷三

俗激

大臣之俗特以積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為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固恬弗知惟

大故也如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恥禮義非循也豈為人子背其父為人臣固忠於君哉豈為人弟欺其兄為人下固信其上哉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所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四維不張國迺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為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口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則大夫矣則大母矣踈嫗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掘寢尸之簾撻兩廟之器白書入都之中割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拾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其餘猖獗而趨之者乃豕羊驅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竊為陛下惜之以臣之意更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特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為立持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臣乖而相攘上下亂賤而無差父子六親殃謬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輩幸而眾心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冀幸群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備不豫具之可不察乎

時變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眾捨寡知欺愚勇劫懦壯凌衰攻擊奮者為賢貴人善突盜者為所諸侯設詔而相飾設輟而相紹者為知天下亂矣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人轉而為漢矣今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驕耻偏而為尊尊顯則者攘臂而為政行為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机盱視而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弟欲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何妨為世之基八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子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於公吾擇貴寵者而父之欲執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富而賤良俗靡而爭奸富民不為奸而貧為里母也廉吏釋官而歸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為賢吏家處者犯法為利為材士故兄勸其弟又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稷鉏杖彗耳慮有德色矣毋取瓢椀箕帚慮立詛語拍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視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儲理也亦不同禽獸僅鳥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蹙六國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

瑰璋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貧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愈不知避縣網其可瑰也今有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知不羅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窮而不足也故以未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夫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移相權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當憂而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褻民而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懸懸志苟得而行

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年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飢甚焉今政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心勸業而無懸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盡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用矣擅過則讓上位僭者誅故淫侈以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為起奸邪盜賊自為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計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鮮于產子

民賣產子得為之繡衣編履偏諸緣入之閉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眾庶得以衣鮮妾白縠之衣薄紵之裏緹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貴富人大賈者喪資若兄弟嘉會召客得以被牆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貴人大賈屋壁得為帝服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之身自衣皂綵而靡費侈貴墻得被繡后以緣其領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外也且試觀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饑胡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為奸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奸邪盜賊特須時爾歲適不為如雲而起耳若夫不為見室滿胡可勝撫也夫錙此而有安上者殊未有也今也乎居則無死施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為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為大夫治可也若為大亂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為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馬驟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偽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為則隣於饑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驟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罪為畜故民鑄錢不可不禁止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夫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偽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必富而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願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壹通

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坐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得眾則權益重其國眾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為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為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為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多義不便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為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不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而為境小國闊大國而為都小大駭驟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經至無狀也以藩國資疆敵以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下奈何久不正此

屬遠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土此天下之所以能長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上海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能故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盧江為之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今此不輸將不奉土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懸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為不便天淮南蘇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衣行勝已贏弊矣疆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貨自詣非有所聞也履嬌不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疆也不見得從者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懸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其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通逃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之蚤定毋以資奸人

親疏危亂

陛下有所不為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設今天下如曩時也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稀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散亂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侯率幸者乃得為中消其次僅得為舍人高皇帝南面稱帝諸公皆為臣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及者九起幾危天下者六七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親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尚屬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為治乎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為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此不得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今之安肯聽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七首已陷於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故疏必危親必亂陛下之困今以為治安奈何知其必且危亂也然且吟歎而堅守之為何如制以縶相懸臣能令知亂如今利百金

憂民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饑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為天下誠有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獲耳富人

解縣

天下之勢方倒懸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

主上之操也天子其責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懸之勢也天下倒懸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非特倒懸而已也又類變且病痲夫變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為上流東為下流故隴西為上東海為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苦其矣中地左成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饌至難矣斥侯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掠未知息時於焉信威廣德其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懸甚苦矣竊為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為是困不可解也無其甚矣陛下肯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國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罪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嚴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誠所宜悅視中國遠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為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為陛下不足且事有其逆者焉其義尤要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變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下共責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植之勢也天子之勢倒矣豈能理猶為國有人乎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

新書卷四

匈奴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日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千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威言侵盜屢欲兀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為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為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肯聽其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吐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衆為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蘇之變皆屬之其置郡於後罷戎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愚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哩哩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建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原賫以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此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為工矣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欲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為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為我狡猾為此奈何對曰臣聞疆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面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將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為畜又且孰敢怙然不承帝意陛下為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擗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得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德匈奴大眾之信此下也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肯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心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今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首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若子之還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此謂一表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今胡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此謂二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下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不可以均賞均則國寡而尚薄不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踰之駭轡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臣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將為銀車五乘大

新書

雕畫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駘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今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幸以為吾至亦可此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眾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臠臠炙肉且醢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百數在受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今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涕而相告人徐悼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使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傅白里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為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俾樂吹簫鼓鞀倒絜面者更進舞者踰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為戎樂携手胥疆上宴之後婦人先後扶持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肝相告人人汲汲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一餌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者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所富必令北有膏粱遠守善厨處大國京廐有編馬連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食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入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處因令之畜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為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汲汲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人難親也若上於故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為此繡衣好閑且出則從居則更待上即饗胡人也大設抵也客胡使也功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故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人為問則出繡衣貝帶服賔餘時以賜之上即幸拊胡嬰兒擣適之戲弄之乃授幸自唱之出好衣閑且自為韻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胡人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肝而欲人人汲汲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目牽其耳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松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務形尊翁王重相室多其長吏眾謂大夫皆謀士也必

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緝拘也夫或人且安得入捍若此故三表已論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食不甘口彈劍挾弓而躡宮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為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眾欲無來或軒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近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且眾之見將吏猶惡逐仇讐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軍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頰衆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略且引眾而遠去連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探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已不以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隘之所多為鬻開眾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闕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臠炙臠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將疆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饑飯美臠臠多飲酒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饑多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二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其或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王禽敵國而後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設費御府銖舍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之為邊患也使上下踈踏逆天下窺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為崇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塞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不休人民意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於天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惰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惰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為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休人之民哉

勢卑

匈奴侵其侮甚過天子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絲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為戍人為諸侯也執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持居此實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

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其竊為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鍾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擊頸以草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羅履屬國之官臣賜歸伏因廬不復滂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及寇而搏畜鬼所獵得毋小所搏得毋急乎繫細是虞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

淮難

一竊忍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熟計之也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為稽顙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謹讓數留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橫制等室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省捕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遣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從之佗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忍蹂促而費用也皇帝之令忍批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者以為之相吏王僅不踏蹴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孰弗知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為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卧以發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奇校少年通機奇之徒啟章之等而謀為東帝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為之神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以王之死為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則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秦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且世人不以因為心則已若以因為心人之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怨焉泣洽於卧起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知是非人也陛下治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孰未便事未發舍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忘陛下哉曰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今尹子西司馬子基皆親棄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為亂也非欲取國代主也為發憤快志爾故欲七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為要俱靡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王雖小豈布當用之耳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為四

四子一心未異也豫讓為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眾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眾也閻閻富故然使轉諸刺吳士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德之人與之眾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轉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

無蓄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至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為之饑一婦不織或為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力必屈古之為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時皆本而趨末食者其眾是天下之大殘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

鑄錢

西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因榜笞及奔走者類甚不少僕未始得驗然其刑必死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意時事甚不少於上大便願陛下幸無忽法使天下公得願租鑄錢鑄錢之情非散鈔鐵及錫雜銅也不可得贏而散之甚微又易為無異鹽羨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舍賜而鑄者情必奸偽也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大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各隱屏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此理然也夫日着以請之則吏隨而拚之為民設阱孰積於是弗垂圖之民勢且盡矣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弗具救乎且世民用錢懸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吏急一之乎則大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市肆不同小大異用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為而采銅日煩釋其耒耨治鉛鑛炭好錢日煩止錢日亡善人休而為奸邪愚民陷而之刑儻黥罪繫積吏民且日關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圖之今若鑄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禁法數潰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費弗吝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王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者也

新書卷五

傳職

或稱春秋而為之警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言或為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訓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短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儻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齋肅以道之教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意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敦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義禮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聞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忠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不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室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大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升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疑肆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過貴大人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簡聞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絲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唯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入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饑而淋暑而暍寒而嗽寢而莫有坐而莫待行而莫先莫後尚自為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無函顧還面而御器之不舉不臧拆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謦譟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誦頌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雷雨雷之青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

殷為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有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時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大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德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對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而死而宰收其善宰之義不得收膳即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誓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問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贊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失度則史書之上誦之二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善是天子不得為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躬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記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且故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則夷人之二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文章管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切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而不約而若期夫為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位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履其背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擗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惡也夫執為民主直與民為仇殃怨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况有其民政教乎蓋甚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善不可謂小而無傷

夫牛之為胎也細若鼯鼠紂損天下自象著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更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為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說以臣義竊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以引而上可以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羿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謹與引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者桀紂是也陽侯惡來進與為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刁易牙則饑死胡宮嬰流而不得死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瓦缶槪樸新之槪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為諫左右急也

輔佐

大相上承大義而啟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之宜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政職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豎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領度量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衷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道行典知變化以為規是非明利害掌僕反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馬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諭見過則調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調訓典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比賢能天子出則為重右坐立則為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義之正應事之理則職以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祭之共戒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諗過大臣之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出入不從禮衣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其章忿說忘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訓之任也典方典容儀以掌諸侯遠方之君讓之班爵列位執任之約朝覲宗遇會同享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眾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羞第天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秦常典天以掌宗廟社稷之祭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之諸祭吉凶效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禮儀舉居其且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祁天明故歷天時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禮儀人倫不正奉常之任也桃師典春以掌國之眾庶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于皇考祖考有脫文

問孝闕

新書卷六

禮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博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與刺^{認當}作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躋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

漢魏叢書

新書

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博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強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強弱之稱者也禮天子過諸侯之官諸侯不敢自詐階者王之階也天子過諸侯諸侯不敢有官不敢為主人禮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厲臣忠則不二父慈則教子孝則勸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紘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節也虞人翼五紘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王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事要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后貴者始差報膳下決而樂人始奏鴈不偏君不賞差報不下決未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爵藏醴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三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二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二十歲相通而餘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子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鐘鼓之縣可使樂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饑人人主不殮國有凍人人主不表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榭徹于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關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祐胥者相也祐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獮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雖而不逮不出類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螫不以火田不麇不卵不刻胎不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祭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而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懼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詩曰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言德至也聖王所在魚鱉禽獸猶得其所况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地富温物時孰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攬藹搏擊之獸鮮毒蟲猛切之虫安毒山不蓄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其聲不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獮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雖而不逮不出類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螫不以火田不麇不卵不刻胎不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祭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而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懼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詩曰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言德至也聖王所在魚鱉禽獸猶得其所况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地富温物時孰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攬藹搏擊之獸鮮毒蟲猛切之虫安毒山不蓄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容經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温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濇然然憂以秋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翼翼然敬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渥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恻然懾然若石還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平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曰植虎張喪紀之視不汙垂網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固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風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願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而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下音恭坐以經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佞肘曰卑坐坐容也微與微同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

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罄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條其固復也旋如濯絲踣施之容也踣式六反跪以微罄之容
榆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罄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宜速無
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也詳詳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來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較小禮
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乘繩論反下同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綬而左臂詘存劍之綬欲無顧顧不過較小禮據中
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
踣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色不几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亂不順皆禁也跛彼寄反又作跛 智反踣蒲
音蹴 嚙吐反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踣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踣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僻無因
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瓦棺槨槨之槨之濟
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慈珩下
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約其間瑀瑀以雜之行以采齊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庸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
聲曰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雖離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
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
其民故為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能綜
攝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天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
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當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贛由其家來
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
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倚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疎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
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况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

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糾纏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則質質質
彬彬後君子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
可也龍之神也其惟茲能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在
小不實在大不究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惰卒不妄競裕不贏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且此之謂有威
儀古之為路輿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揅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
則觀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輿教之道也人主太淺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同敗其傷必至故師傳
之道既美且施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太盛此全
人之化也

春秋

是惠王食寒道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道而得蛭念謹之而不
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聞也謹而行誅則危室監食者法當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
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
故其多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 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來軒者賦斂繁多而不顧其
民貴優而輕大臣群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冠挾城堞矣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
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為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
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偽故民順附而臣下為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
貴優笑反其矣人主之為人主也舉錯而不備者杖賢也今倍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債仆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
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雁者必以牝母敢以

粟於是倉無耗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糶吏以請曰糶食鳩為無費也今求糶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糶以糶食鳩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胸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鳥苟食鄒之糶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畜節於身而弗眾也王璽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輕擗之事無驕憐之行食不眾味衣不雜米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售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春樂者不相杵婦女扶珠璣丈夫釋玦軒琴瑟無音暮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隣 宋康王時有爵生鷗於城之隙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聖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以視有勇割偏者之背斷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禍 晉文公出敗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逐之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言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戒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惡宿而請於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飾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修以咎百姓吾罪四齊肅不莊菜盛不潔吾罪五請與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導百姓母復前過乃退而修政居三日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

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於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為福也 楚懷王心於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駮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為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為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夜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免尹殺之西河為天下笑此好於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君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為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而為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德扶興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讓人孰弗戴也 二世胡亥之為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陞視群臣陳履杖善者因行殘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叹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 孫叔敖之為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吾恐他人又見之吾已殺而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新書卷七

先醒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為先醒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惰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怵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達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

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解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捨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伯肉袒牽羊秦晉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中日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自憂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威然憂恐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亡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直布食黻餼書學道而又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立卒為賢君謚為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 昔者號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不復晉師伐之號人不守號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服脯梁糗號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說亡號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問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號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君君之獨賢也故亡號君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即於山中居饑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及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為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耳痺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無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王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以成名於是紆身而乃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甚安之說其謀果其舉及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孰而不以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御四境靜而無虞然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鍾撞平王之墓招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此矣子胥發鬱胃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樓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吃山草飲胙水易子而食於是履屣戴璧號咷告母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愠好亂勝而無禮谿微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大種拊心嗚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馬而為犧指九天而為證請婦人為妾丈夫為臣百世名實因問官為積孤身為闔內諸侯世為忠臣吳王不忍結師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既得成稱善累聽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空臺振而掩敗犬群嗥而入淵崩啣道而適與鯨雀剖而蛇虵生食蠶道而蝨口浴清水而遇蠶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為也何籠而自投水自扶而掛東門身鳩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缺不辜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遂謀負約襲剽失差兼吳而拊闔閭事濟功成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繫領謝室渠如處重裂回泉自此之後勾踐不樂憂悲存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為虛虛幽間倏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順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高其聽卑其收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諭城

新書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惟我網湯曰嘻盡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祝之曰蛛蝥作網今之人脩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士民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而况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嘗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醜重表而立猶惜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表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闔閭饑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至死之冠闔閭一夕而五徙卧不能賴楚夷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屨決背而行失之行二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蹄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蹄屨哉惡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又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豪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更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之也士民間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不倍豪骨况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 豫讓事中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刺面而變容吞炭而為啞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五易卧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讐何無可恥之甚也今必碎身糜軀以為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之君與惟而衣之與闕而枕之夫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及智伯分我以衣服館我以鼎實舉被而為禮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退讓

昔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亭因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掩梁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掩瓜宋就曰是構怨召禍之道也令人竊為楚亭夜灌其瓜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則已灌瓜口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為也楚令大悅因以聞楚王楚王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幣而請交於梁王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二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墻陞三梁卯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君道

紂作楛數千脫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楛之文王極楛于美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楛楛而流之於河民輸楛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入之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楛况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王則身必已安也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令近規之民間之者庸畏而志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園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靈囿靈臺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鵲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况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去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鏹而及修之於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也

新書卷八

官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為確礪行足以為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脩身正行不愆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愆

於朝廷知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驪執戰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偃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為國者帝與友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伯與左右為國者彊與侍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焉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徘徊僂僂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茲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重服之樂則廝役從清門治德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重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於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啟耳目載心意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隣里之聞窮巷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儻倖而加志我儻倖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傳曰臆里榆欽波難若重或視益口笑佳態佻志從容為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除燻養心而顛一視之今以二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跖醜聖道之志乎已故步涉山川釜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輿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聖若慈父鴈行避景變立弛進而后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伏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逮榮跖而無千里之遠重輿之患親與巨賢運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備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儀而居無執不滅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疊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者也其為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術也曰請問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戾子愛利親為之孝反孝為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心存恤人謂之惠反惠為讐見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教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媒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慢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為偽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慢衷理不辟為之端反端為助一作據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為險行善決苑謂之清反清為濁辭利刻謀謂之廉反廉為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為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故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為汚功遂自却謂之退反退為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疾行克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悞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為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戾懷賢不逮謂之寬反寬為泥色眾容易謂之裕反裕為徧欣懌可安

謂之温反温為鷲安來不許謂之良反良為鷲家去音里胃凡九句
有計之倫反倫為俊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為靡助銀勉善謂之慎反慎為忌忠惡勿道謂之戒反戒為傲深知禍
福謂之知反知為愚巫見寃察謂之慧反慧為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歸而
過為之順反順為逆勤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忠審道謂之個反個為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為陋論物
明辯謂之辯反辯為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為眊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囹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為輒仁
義脩立謂之任反任為欺伏義誠心謂之節反節為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為怯信理遂快謂之敢反敢為揜志
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為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為恒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
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六術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天地
人盡以六理為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而內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
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聖之五行和則樂與樂則六此之謂六行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
能合六法人謹脩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微細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以待
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為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為訓道人之情以之為真是故內法六法外體六行
以與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
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者非獨為六藝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為度聲音之道以六為
首以合陽之節為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為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鍾當一月其六鍾陰聲上鍾陽
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之清聲而內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音商角
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聲五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
六律人之戚屬以六為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為從父昆
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為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
有子子為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為上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為制
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為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謂三廟上室為昭
中室為穆下室為孫嗣今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三廟以別親疎有制喪服稱親疎以為重輕親者重疎者輕故復
有麤衰齋衰大紅細紅總麻備六各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亂也數度之道以六為法數加於
小而度出於居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為度始十毫為髮十髮為毫十毫為分十
分為寸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為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尺以効事之盡以六
為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上節可謂天地之六事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人象德者獨玉也寫德體
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居如竊膏之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
康若樂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學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數而通之以道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
狀之德者德之有六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理生變而通之以化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
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德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
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為所生法記故曰
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

也易者此之古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鬼神為此福者也博學辯義為此辭者也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以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監以道之神機貫物形通達靈氣奉一出入為光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為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元而為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義穢穢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靈靈通之以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倨然濁而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為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永疑而變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南道德之神專而為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為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澤厚而腸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為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若樂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之以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謂之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內通一則為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譬如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形神明命因載於物形故譽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矣安利物者行仁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德以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得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審而弗離也故能物畜養養其不仰恃德此德之高而勿失則有道矣

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謂之道行此謂之行諸此言者盡德變世者理也書者者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言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而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之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為末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禮而為之節又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驪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謂樂者也人能脩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入得而人心以為鬼神能與於利害矣故其犧牲俎豆潔盛齋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為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為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人之後世辯議以審察之以轉於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受傳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議曰博學辯議為此辭者也德畢施物物雖有知微細難識夫王者真德焉也六理在六明而易見也是以舉玉以諭物之所愛於德者與玉一體也

新書卷九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更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命也國以為命君以為命更以為命故國以民為存亡君以民為盲明吏以民為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為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功也故國以為功君以為功吏以為功國以民為興壞君以民為弱強吏以民為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力也故國以為力君以為力吏以為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更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故其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喜進

而不能止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懼退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當與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萃以為福已矣行之惡也萃以為菑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被天之菑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為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菑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違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狂夫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嗚呼戒之戒之宜其以狂與惑自為之明君而君子子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讐然後福當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無有毋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戒之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為非則諫而止之以道紀之下為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為人臣者助君理之故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故君以知賢為明更以愛民為忠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必貴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呼戒之戒之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捨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智者慎言慎行以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為身災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之嗚呼戒之戒之戒之戒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當之本也道者福之本齊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先福之本不祥者必先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

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為尊而號不足以為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故士安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者故夫民命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嗚呼戒之戒之與民為敵者民必慎之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戒之君鄉善於此則士默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為惡於此則嗚呼嗚呼協民皆為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是故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民者日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夫聖人也者賢知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為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為大久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故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詳實為身殃戒之戒之戒之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為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世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而弗親矣故欲以簡世得士辟其猶以弧沐鳥也雖久而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佳恭與敬忠與信古今無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

無不可得之士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暗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為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不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有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而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聞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在上位則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至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因是民也而為治故湯以紂之亂為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為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以明君存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夫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夫之者君也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為言萌也萌之為言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為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杖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休焉技能輸焉忠信飾焉故民者積惠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取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擢卿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然後國豐

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為身故不肖者之為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為表也言之然後知其問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為明察也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所與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人為之行也故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禮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故君子不得民而不能稱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而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攸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言考也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為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為非而不敢諫下為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測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群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為仇分人而不謫者其惟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為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為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錄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學為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學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躬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也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當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文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及佗國與人身鳥面及佻僇好賢而隱不還而矐於行而留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帝舜曰吾善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善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善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愛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見責信於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故也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也故欲明道為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禹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服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日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

人為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環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民士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為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如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為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不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細福可必細福可去矣 湯曰樂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樂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姓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人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故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曠曠然如日之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曠曠者民失其

教也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戰爭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治陳仁於刑而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為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興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興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論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論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墉墉然一人有之萬民聚聚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吏之唯有道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天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在六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道詔於君王政曰為人下者敬而肅為人上者恭而仁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忠敬其士不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

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為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子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少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閹不私相殺也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新書卷十

禮容

魯叔孫昭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非哀所也己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間一月叔孫昭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賔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詩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

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為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吝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雕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享會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否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鄉佐其有不興乎夫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謚謚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八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馬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有文陳紀經制度設儀牲使四海之內懿然祿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武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謂謚文武之列案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宥謚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以佐周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 晉之三卿却錡却犛却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却錡見單子其語却犛犛見其語却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却其當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彊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故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替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却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日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道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存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夫却氏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二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却伯之語犯却叔許却季伐犯則凌人許則誣人伐則掠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必定志敬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胎教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為子孫婚嫁嫁女必擇孝悌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取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蓐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書所未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前調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大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去某然後為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蠃蠃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且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後下王太子名上母取於天下母取於地中母取於名山通谷母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湯諱也此所以養息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而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

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后妃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而不偃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極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立左右不可不練也昔禹以夏王而祭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閻閻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匡麗之宮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極祿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弒於沙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為義主失管仲饒豎刁狄牙而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復及齊有陳單襄而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苗而二垂至越王不類舊塚而吳人服以其所為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讐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鮑惠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吊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感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當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鮑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哀矣紂殺王子比干而其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治而鄧元去陳以族徒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治而失其子於鄧元也哉昭

立後義

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攻齊樓閣王於莒燕度地計眾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常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以昭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於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况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

古之聖帝特立世子則帝自朝服自作階上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而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授太祖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以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為君者夫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為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恐父之所以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聞尊敬而不讓其道莫經於此疾死直後以嫡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而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亦惟學王官國君室也殷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為人臣而放其君為人下而弒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為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經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善其功列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亂以強凌弱眾暴寡愚治智幸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為天下辟疆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於後世也故天下猶行弊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不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吏之故拘為言使結之也所以聞於後世也

右賈誼新書十卷隋唐志及通考卷數並同晁氏云誼著事勢連語雜事凡五十八篇考之漢書誼所著書未嘗散軼然與班固所載時時不同固既云撮其切於世者容有潤益刊削無足怪獨其說經多異義而詩尤甚以騶虞為天子之園官以靈臺為神靈之靈與毛氏殊不同學者不可不知也陳氏亦云漢志五十八篇今書首載過秦書末為弔湘賦餘皆錄漢書語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非漢書所有者書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也而今叢書本祇五十一篇按玉海新書目錄親疏危亂本二篇今合一篇禮容上下二篇原闕上篇又以過秦至鑄錢三十二篇屬事勢傳職至君道十三篇屬連語官人至立後義十三篇屬雜事諷初不解晁氏所云誼著事勢連語雜事何謂今乃知此三者為誼書大篇名五十八篇又其目也朱子謂新書除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祇是賈誼一雜記章耳而保傳容經胎教等篇又采入大戴禮記則其餘粹者亦可知也因略為校訂篇目而於前賢論次賈生本末不復列焉汝上王謨識

